

【落英缤纷】

□苏敏

昨天晚上,在一个真人秀节目上看到久违舞台的叶先生来了。

她一袭红妆出场,鬓发如漆,面似皎月,成名曲唱到动情处依然音调婉转、音色辉煌。节目最后,老人家换上时装,系上围裙,来了一道家常菜:熘肝尖儿。我内心深处的某扇门,灵光乍现一般触动了机关。

十岁那年的暑假,常躲在被窝里偷偷看大部头小说的我,突然觉得看远处一片模糊。妈妈断定是近视。惶恐不安的我躲在被窝里装睡着,听见妈妈跟爸爸商量着怎么把我送到市里二院眼科去验光配镜。妈妈叹息一声,孩子这么小就近视了,以后可怎么办啊,别像她班上的几个大个子学生,开学坐后排连黑板都看不见……偷听他们说话的我手脚心都是冷汗,觉得自己离瞎不远了。

第二天,妈妈就找了个去市里的便车,带我去二院看了眼。从医院出



来,戴上眼镜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的我,不情愿地跟着妈妈在好不容易来一趟的市里逛逛。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怪模怪样,觉得满街的人都在盯着新晋“四眼儿”的自己,手足无措。

时当晌午,肚子开始咕咕叫。妈妈带我走进一家川菜馆,对服务员说了句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话:熘肝尖儿,来两份吧,俺闺女眼不好,要吃猪肝补补。

从那以后,我在家里

成了有单独食谱的人。妈妈会每天趁早去菜市场,将肉摊上当天最新鲜的猪肝买上,回家变着花样地为我炮制各种以它为主材的菜肴。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发了脾气,倔着不愿意再吃。我记得妈妈当时是掉了泪,对我嚷嚷道,你现在还小,还是假性近视,坚持吃猪肝补充维生素A,再加上用眼卫生,眼是有可能恢复正常的。来,妈妈陪你吃。

很多年以后,并没有因为坚持吃猪肝而恢复视

力的我,有次回家陪爹妈,在跟妈妈逛超市生鲜柜台的时候,看见了新鲜的猪肝。我灵机一动提议要给妈妈回家露一手,炒一个熘肝尖。妈妈哈哈大笑,闺女你啥时候看见妈自己吃过猪肝?我急着抢白,不对啊,小时候给我治近视那会儿,你可是很爱吃猪肝的,天天陪我吃,你都忘了吗?!错愕、迷惑的我被妈妈一句话说得哭笑不得:哪个当妈的,为了哄自己的孩子吃,就算再不爱吃,不是也装着爱吃啊?我其实最不喜欢吃猪肝啦。

叶先生的节目结束了,听到那段尾声被叶先生唱得中气十足,声若裂帛,我竟然哭得稀里哗啦的。

拿本《诗刊》,戴着小眼镜儿,躺在门口小板凳上模仿收音机里叶先生唱歌的那个小妮儿,在厨房里忙着给近视的闺女做各种熘肝尖儿、爆肝尖儿的那个年轻的妈妈,你们都去哪儿啦?

[大众讲坛预告]

当前戏曲艺术的发展

近期,大众讲坛与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合作举办馆员文史讲坛系列讲座。本周六上午大众讲坛邀请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山东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陈鹏为大家带来首场讲座——《对当前戏曲艺术发展的几点看法》,讲座将从戏曲的定义、组成和内涵,地方戏艺术创新成果等方面对当前戏曲艺术发展进行阐述。

讲座时间:7月29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二环东路2912号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含英咀华】

一株芦荟的重生

□徐仪筱

在我又一次对它“霸占”大半个花盆的行为忍无可忍后,我将它连根拔起,随手扔进了一个破花盆里。

它是一株芦荟。在我家阳台这个小植物园里,它显得既平庸又笨拙。既没有茉莉沁人心脾的芳香,又没有仙人掌花团锦簇的美丽。它唯一引人注意的,便是它那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受到怎样的“冷遇”都拼命地汲取水分和阳光——然而,它这份努力的后果就是长得实在太大了,花盆已经装不下它庞大的身躯了。

过了快一个月,我又一次来到阳台。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但生机勃勃的花苞。它的样子就像一个执拗的不服输的孩子。当我的视线开始向下移动时,忍不住惊讶地叫出声来——它的母亲,就是一个月前那株已经被我“判处死刑”的芦荟!

花盆里没有一点水,我这一个月来自然也没给它浇过一滴水。可是它不仅活了下来,还开出了象征新生的花!它的身躯是歪斜的,但它肥厚的枝叶仍然结实饱满,那一朵花直冲着阳光,向上挺立着,就像涅槃后又在灰烬中重生的凤凰。

我第一次在一株植物面前低下了头。它现在给我上了一课:谁不曾遇到过困境?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在被人轻视,被人唾弃的时刻;在长夜望不到头的时刻;人应当选择顽强地活下去!我曾听说:命运的罗网总有漏网之鱼!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是最坚强的。不要理会现在环境的险恶,不要理会他人的流言蜚语,以一个强者的姿态继续茁壮成长——等到你开花结果的那一天,任何黑暗都会满怀敬意地退去。而你,已经将长夜撕破,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王者。

我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它的枝叶,我似乎感到这里面有着涌动的血液,已经将黑暗的过往踩在脚下,变成了通向成功之路的台阶。

我买了一个全新的花盆,又大又漂亮,我细心地将它重新栽上。它向世界证明了自己,这是我对一个强者的尊重和礼赞!

【幸福讲义】

□有令峻

去山大二院看大夫。睡到下半夜,左小腿老爱抽筋。一抽起来,难受得厉害。要下了床,扶着椅子站一会儿才能恢复——这还是妻教给的。想想是年过花甲缺钙了。但吃了几瓶钙片却不管用。于是,老不愿去医院的我还是去了。挂了个专家号。虽人满为患,但只等了十几分钟,电脑语音提示就叫我了。

医生询问了病情,又让上床检查了一下,给开了药。到一楼取了药,想看看服药说明。从挎包取出眼镜盒,打开来,里边却空空如也。唉,这老花镜忘到什么地方了?

又上三楼,问了外二

失而复得的老花镜

科挂号处的护士女孩,问了给看病的大夫,都没有。想想,曾在候诊时给临淄的老同学老谢打过一个电话,但好像按号时没使花镜。那,老花镜又掉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一时一筹莫展。那就先回家吧。

到了家,把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挎包的四个夹层全掏了个遍,又把包倒过来抖了几抖,都没有老花镜的影子。

想想,得抓紧去配个花镜。没这个老伙计还真不行。报纸上的5号字早就看不清了。手机上的短信、微信没有花镜也看不清。只是那个老花镜戴了十几年,跟它挺有感情

的。如今丢了,挺可惜的。

又沉下心来想想,在医院的什么地方用过花镜?倒查一下。对了,进了门诊楼,刚到导医台,一个护士女孩让在一张单子上填姓名、手机号,让到9号或10号窗口去关联一下医保卡的。这时取出老花镜戴上写过字。对了,再看看吧!临走,把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心想事成》放进了包里。如果找到了花镜,就把书送给导医台的女孩。

到了导医台,问护士女孩,见没见一副老花镜。女孩说,没有。

我想,刚才来医院,第二步就是去了10号窗口

【窗下思潮】

□周荃

在学校组织的“走进香港”活动中,我认识了一位老先生。他自小出生在香港,通过与学校以及公益组织合作,义务为全世界来到香港的学生讲述老香港。这位老先生带着我们游走在上环的大街小巷,讲解地名由来和风土人情。香港的每一处地名,都有着各自的表征和内涵。中环的精英化,上环的古典、传统,西环的生活气息,旺角的时尚,油麻地的接地气,九龙塘的富人生活,沙田、调景岭等的新中产等等。

老先生带着我们喝兰芳园的丝袜奶茶,品尝最正宗的港式早茶。他随身带着一些老上环的照片和明信片,有的是他年轻时自己拍摄的,有的则是专门收藏。每到一处,他就如对待珍宝似的,小心翼

善意的传递

翼地自包中取出,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这栋建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各是什么样子。我们参观了西港城的砖红色建筑,走过了皇后大道。老先生一边走,一边讲,有时候还和老街坊打个招呼。为了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听懂,他用粤语讲了,又用英语讲,后来为了给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讲,他又自学了普通话。

沉浸在老先生的讲解中,看着临街小摊贩卖着港式蛋挞和奶茶,听着不远处传来的有轨电车的叮铃声,那一刻,我们仿佛走进了老先生手中的明信片里,听到了历史车轮的轰鸣声。这位老先生,让我看到了时尚、金融、繁华、摩登之外的香港的另一面。

“随着发展的需要,

可能再过几年上环这片老房子就渐渐地消失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给感兴趣的年轻人讲讲老香港的样子,让你们感受老香港的风貌。只要我还走得动,只要你们愿意听,我就继续讲。”老先生的声音轻柔却坚定。

去年逢山东省博物馆面向社会招收讲解志愿者,我想起自己在香港所受的触动,于是认真填写报名表,仔细准备考核,为参观者介绍齐鲁大地的文化。博物馆离我家很近,不足三公里。但若不是在香港的那段时光,也许这三公里,我要走很远。

由于平时上班,我只能利用周末讲解。一天讲解下来,嗓子哑了,腿也站麻了。当参观的人离开后,展厅的灯也渐次关

上,我独自蹲在博物馆某个安静的角落,心里仿佛被和煦的阳光照耀,是春暖花开的喜悦——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离老先生很近,很近。

同年,我受到教育部和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邀请,作为优秀内地香港研究生代表为即将赴港求学的师弟师妹们进行宣讲,做香港求学指导。我为此认真做准备,不仅介绍一般性的规章制度、学习方法,更希望传递出从老先生那里感受到的香港的善意和温暖。让即将赴港的年轻人知道,香港的魅力不仅仅源于购物天堂或者金融中心,也不仅仅表现在旺角最时尚的服饰和最先进的数码产品,而是同我们内地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和大街小巷市井生活中的善意和温暖。